

作者簡介

李福言，男，1985年生，江蘇徐州人，博士，在職博士後，江西師範大學文學院講師，2014年畢業於武漢大學文學院古籍所中國古典文獻學專業，獲文學博士學位，2011年畢業於武漢大學文學院古籍所國學與漢學專業，獲文學碩士學位，2009年畢業於江蘇師範大學（原徐州師範大學）文學院，獲文學學士學位。主要研究方向為《說文》學、佛典音義，主持江西省社科青年項目一項，江西省教育廳青年項目一項，江西師範大學青年英才培育計劃，參與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一項，出版專著兩部，其中在花木蘭出版社出版專著一部，在《中國文字研究》《勵耘語言學刊》等學術刊物發表 CSSCI 等論文二十餘篇，多次參加國內國際學術會議。

提 要

本書以中唐釋慧琳《一切經音義》為語料，以徐時儀《一切經音義三種校本合刊》所據高麗藏本《慧琳音義》為研究對象，主要分析《慧琳音義》徵引《說文解字》情況，結合大、小徐本《說文》、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沈濤《說文古本考》、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等文獻，整理《慧琳音義》引《說文》中形音義諸問題，校勘、考訂疑難問題。

本書有利於對佛經音義引書體例、術語問題的認識。佛經音義書不同於儒家音義書，歸納總結引書體例與術語使用的特點，對佛經音義發明術語體例意義較大。

本書有利於唐代、宋代《說文》形音義問題的認識。通過對《說文》的異文異音異訓比勘考訂，豐富對唐代寫本《說文》相關問題的認識，有利於深刻總結唐代《說文》學的特點，對《說文》學研究意義較大。

本書主要分緒論、上、中、下三編和結論五個部分。

緒論部分主要介紹研究目的和意義、研究範圍、研究方法和文獻綜述。

上編主要窮盡考察《慧琳音義》引《說文》字頭見次一次的情況。具體分十七個方面窮盡考察，涉及到形音義三個內容。從「慧琳所引構形不確」「形近而訛」「慧琳乃意引」「慧琳所引二徐未見」「形近可通」「慧琳據經文俗體釋形義」「慧琳所引釋義可從」「慧琳所引構形可從」「慧琳有節引」「慧琳乃推衍其說」「慧琳有衍文」「慧琳乃誤引」「音近而訛」「義得兩通」「音近可通」「慧琳引說文音」等十七部分，結合二徐本《說文》等材料，考察所引《說文》的特點。

中編主要考察《慧琳音義》引《說文》見次兩次以上的情況。分「兩次」「三次」「四次」「五次」「五次以上」五個部分，窮盡考察。

下編主要考察《慧琳音義》所引與今本《說文》相同的內容，有的地方施加按語，略作說明。

本書共 35 萬字。

經過以上三編的考察，我們得出如下結論：

首先，《慧琳音義》引《說文》側重形義方面，多俗體誤形，亦有較接近古本者。

上編部分，主要是《慧琳音義》引《說文》字頭見次一次或多次重複仍可化歸為一次的情況，共計 1497 條。

《慧琳音義》所引《說文》俗體較多。通過統計，可見二徐未見部分和慧琳據經文俗體釋形義部分數量最多，共有 415 例。二徐未見，即慧琳所引形體，大徐和小徐沒有收錄，這有可能都是俗體，或者是中唐時代寫本俗體，還有可能是從佛經寫本到刻本造成的刻本俗體。「二徐未見」部分與「據經文俗體釋形義」部分數量相當，二者性質應該相似，即多為經文俗體。區別在於，前者二徐未收，後者二徐據正體收錄。

《慧琳音義》所引《說文》構形多不確。「慧琳構形不確部分」有 148 例，其中包含與《段注》古韻部揭示的構形不同的 115 例和據漢字構形關係直接看出構形不確的 33 例。另外，「形近而訛」有 80 例，「音近而訛」有 10 例，這幾部分相加，共有 281 例。這些錯訛，應該不是慧琳時代手寫造成的，很有可能是後代傳抄刊刻造成的錯訛。如果不一一辨析，就難以讀懂《慧琳音義》。

《慧琳音義》引《說文》存在主觀性和隨意性。《慧琳音義》有不少意引問題。所謂意引，就是換了形異義近的詞來解釋《說文》被釋詞。這種情況，說明高麗藏本存在引文的主觀性和隨意性。《慧琳音義》還有不少衍文、推衍其說、節引、脫文情況，也說明了這一點。

《慧琳音義》引《說文》有不少接近《說文》古本。從「所引構形可從」和「所引釋義可從」兩部分可以看出，《慧琳音義》雖然存在不少錯訛，但是依然保留不少《說文》古本，仍然對研究《說文》形義很有價值。如「所引構形可從」部分，結合《段注》古韻部，大小徐本《說文》構形有不少不準確的地方，相比之下，《慧琳音義》所引《說文》更符合《說文》構形關係，更接近古本。段玉裁曾經批評大徐不懂古韻，從這一點看，不無道理。「所引釋義可從」部分，據丁福保《說文詁林》、沈濤《說文古本考》、姚文田《說文校議》等學者的研究，可以確定《慧琳音義》所引《說文》有不少接近古本。

其次，《慧琳音義》所引《說文》可能反映慧琳選擇多種不同來源的《說文》寫本。

《慧琳音義》引《說文》同字條兩次以上共 1310 例，這與 1497 例同字條單次的數量差不多。說明《慧琳音義》引《說文》時有較大的隨機性和主觀性。在 1310 例中，引《說文》同字條有五次以上者有 386 例，是最多的。有的地方有三十次。這種情況首先說明佛經用字某些字見次多。其次，說明《說文》在唐代佛典音義釋義辨形的重要作用。最重要的是，這還說明《慧琳音義》在援引《說文》釋義辨形時，極有可能選取不止一個《說文》寫本。這客觀反映了唐代不同系統不同來源的《說文》寫本共存共行的局面。當然，並不能排除慧琳在引用《說文》時的隨意性。

再次，《慧琳音義》所引《說文》與今本異同相當，特別與小徐本系統較接近。

不計重複，《慧琳音義》引《說文》共 12048 例，去除重複，則有 5205 例。其中與今二徐本相異部分有 2807 例，與二徐本完全相同有 2398 例，占近半比重。說明今二徐本《說文》與《慧琳音義》所引《說文》有很大程度的一致性、繼承性。當然，二徐本《說文》在後代傳承刊刻過程中，有不少改竄。這從《慧琳音義》所引《說文》與今本相異部分可以看出。客觀反映了高麗藏本在校勘傳世本《說文》中的價值。

另外，在 2807 例與今二徐本相異部分中，有 23 例小徐本與《慧琳音義》所引《說文》相同，說明與大徐本相比，小徐本與慧琳所引《說文》有更直接的繼承性、一致性。是否反映了小徐本與《慧琳音義》所引《說文》屬於同一系統？

最後，《慧琳音義》所引《說文》與《玄應音義》所引《說文》不同。

《玄應音義》引用《說文》共計 2268 例，去除重複性引文，得 1311 例。其中《玄應音義》所引《說文》與今本《說文》完全相同有 437 例，占 33.33%，與今本《說文》不同有 874 例，占 66.67%。與今本不同又分五種情況（如下表 1），其中解釋意義相近有 503 例，占的量最大，其次是字形差異，有 214 例。說明《玄應音義》所引《說文》與今本《說文》差異較大，且差

異不僅僅表現在字形上，更重要的是解釋的差異。

與《玄應音義》所引《說文》不同，首先，《慧琳音義》引《說文》量特別大，是《玄應音義》引《說文》的 5 倍。其次，《慧琳音義》引《說文》側重與字形說解，而初唐的《玄應音義》側重與意義說解。《慧琳音義》引《說文》意義說解部分，主要表現在「所引釋義可從」「推衍其說」「意引」「義得兩通」部分，共計不足 400 條，而構形方面的說解，有 1000 多例。這與中唐時代佛典音義俗字增多有關。再次，《慧琳音義》引《說文》與今本相同部分有近一半的比例，而《玄應音義》所引《說文》與今本相同部分只占三分之一。說明從中唐時代《說文》寫本到二徐時代的《說文》，中間有很大程度的一致性，可能與刻本的逐漸通行有關。初唐時代的《玄應音義》到中唐時代的《慧琳音義》，主要是寫本的形式流傳，較容易產生錯訛或者異文變異。



目 次

上 冊

緒 論	1
第一節 研究目的與意義	1
一、研究目的	1
二、研究意義	1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文獻綜述	2
一、研究範圍	2
二、文獻綜述	2
第三節 研究方法	14
上 編	15
一、慧琳所引構形不確	15
(一) 與《段注》古韻部揭示的構形不同	15
(二) 與漢字構形關係不同	28
二、形近而訛	31
三、慧琳乃意引	39
四、慧琳所引二徐未見	56
五、慧琳有脫文	73

六、形近可通	81
(一) 異體	81
(二) 構形可通	87
(三) 古今字	88
七、慧琳據經文俗體釋形義	89
八、慧琳所引釋義可從	101
九、慧琳所引構形可從	110
十、慧琳有節引	122
十一、慧琳乃推衍其說	125
十二、慧琳有衍文	130
十三、慧琳乃誤引	138
十四、音近而訛	140
十五、義得兩通	141
十六、音近可通	145
十七、慧琳引《說文》音	146
(一) 與二徐音同	146
(二) 與二徐音異	147
中 編	149
一、引《說文》同字條有兩次	149
二、引《說文》同字條有三次	195
三、引《說文》同字條有四次	232
下 冊	
四、引《說文》同字條有五次	265
五、引《說文》同字條五次以上	288
下 編	387
結 論	503
參考文獻	509
後 記	517